

陈冠任 著



蒋介石的秘书

陈布雷

CHIANG KAI SHEK'S SECRETARY
CHEN BULEI

中国青年出版社



蒋介石的秘书 陈布雷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陈冠任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06-9582-0

I. ①蒋… II. ①陈… III. ①陈布雷(1890~1948) —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2256 号

责任编辑:常 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5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0.75 印张 2 插页 320 千字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录

jiangjieshidemishuchubenlei
蒋介石的秘书
陈布雷

第一章 迷津唤不醒,就做布雷鸣

一、激进与反叛,要做“布雷鸣”	001
二、因为才高过主编,被炒了鱿鱼	012
三、回乡八年,经历曲折人生	017
四、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醉心的新闻报界	020
五、蒋介石送了他一张照片	022

第二章 跟在老蒋的麾下效力

一、蒋介石问:“这书生不愿当官?”	024
二、没想到一上任,就随蒋介石下了野	028
三、游山玩水,拒绝跟蒋介石出国	035
四、“布雷”和“畏垒”消失,与主子同声一气	039
五、为蒋介石创造“孙中山正统”鼓与吹	045
六、升了官,又借机神化蒋介石	054

第三章 当官全由蒋氏做主

一、去做官,其实就是为主子做说客	060
二、升官,也是帮主子的忙	073
三、辞官,还是为主子着想	076



四、当不当官,也是随主子的愿	088
----------------------	-----

第四章 亲侍在蒋介石身边

一、捉刀去做和事佬,第一炮打哑了	097
二、“围剿”红军,跟着担惊受怕	104
三、靠卖心血出力,又升了官	116
四、为蒋介石公事私事一起办	125
五、讨主子欢心,不惜胡编乱说	127
六、最为尴尬的陈布雷奋力救主	136
七、编造《半月记》的前后尴尬	145
八、斗法不及人,拿“七君子”撒气	157

第五章 在抗日的烽火中

一、蒋介石说好,他也说好;蒋介石反对,他也反对	165
二、在抗战伊始的风云中	169
三、在老蒋前面为郭沫若疏通	179
四、经历了几次生死劫	185
五、夜探汪精卫,抗日随蒋介石的坚决而坚决	193

第六章 在反共与亲党的矛盾中

一、在病中迎来了50岁,更决心从一而终报宠恩	200
二、监视密友,遵命执行不误	206
三、“皖南事变”一发生,女儿就失踪了	215
四、为庆祝郭沫若50岁诞辰做了发起人	223
五、为蒋介石揽人才	230
六、第一次偷懒,没给蒋介石写书	234
七、整顿《中央日报》	239



第七章 对蒋氏忠心耿耿

一、不加入什么派别,一心为忠蒋	247
二、舍己为“公”,死了兄长儿子当兵	250
三、为孔祥熙做说客	253
四、陈布雷越来越忧郁了	260
五、重庆谈判,看到了毛泽东的风采	263
六、救了汉奸周佛海一命	269

第八章 彻底对蒋家王朝失去信心

一、高兴之余,为老蒋修起了家谱	276
二、陶醉在自己想象的胜利之中	282
三、新婚的女儿和女婿全被抓起来了	288
四、开年就不顺,竟然回光返照	293
五、“爱党”、“爱国”与失望、痛心	301
六、奇怪的举动,又预示着什么	306
七、蒋介石骂陈布雷:“书生误国,看错了人”	309
八、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319



第一章

迷津唤不醒,就做布雷鸣

一、激进与反叛,要做“布雷鸣”

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茶商之家。

慈溪县位于东海之滨,属于宁波府,因后汉儒生董黯“母慈子孝”的事迹成为一个有名的地方。慈溪县本叫句章。县城南边有一条小溪流,叫大隐溪。儒生董黯有个显赫的祖上——东汉大儒董仲舒,董黯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董大儒的六世孙。这董黯读书半辈子,学问与祖上相比差十万八千里,久久不能成名,也没人知他。这时他老母亲的脖子病痛久治不愈,于是董黯由儒生变孝子,放弃学业,躲在这溪边服侍老母,常在溪中汲水给老母用。老母心疼弱不禁风的儿子手无束鸡之力,临溪搭起茅屋而居,于是“母慈子孝”的事迹传闻乡里。可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到了一班儒家文人的嘴里,就被吹上了天,董黯被捧为事母至孝的大孝子,传入朝廷,汉和帝为此下诏旌彰。这董黯既已出名,依然朝夕侍母尽孝,大孝子声名远播,连他汲水奉母的小溪也一下子声名大噪,乡里人将大隐溪改为“慈溪”,意为“子孝母慈”的溪水。一曲慈溪水,千秋孝子名。几百年后,到了唐代开元二十六年,为纪念董黯弘扬孝道,句章县令便改句章为慈溪,从此,句章县便成慈溪县了。

岁月流逝,这慈溪县除了董大孝子外就再也没出过什么名人了,但小小慈溪却是江浙重地,到了清代又开始出名了。首先是鸦片战争中,朱贵将军父子率几百清兵与英军激战,在此地光荣牺牲。太平天国时,英国洋枪队头子华尔率常胜军从上海乘铁甲轮沿着慈溪城南的姚江而上,进攻慈溪县城,结果被太平军枪击重伤后身亡。小小慈溪让连大清皇帝都害怕的洋人



震惊了。慈溪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孝道又洋溢血性的地方。

1890年12月26日,陈布雷就出生在慈溪县的西乡官桥。

这年3月,权欲熏心的慈禧太后被迫归政,大清王朝历史上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亲政,垂死的清王朝回光返照。西乡官桥陈家在乱世中步入兴旺之时。

官桥离慈溪县城二十几里,水陆便利,有支河入姚江,舟船可以直达慈溪城。慈溪城又濒临杭州湾,有水道直达宁波,距杭州也不远,隔海还与大上海相望,是浙东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由于受风气影响,这里家家户户行贩坐贾,形成实力雄厚的浙东商帮。受这种强劲的经商之风影响,西乡的陈姓人家大都弃农经商,不少人发了财。但陈布雷的祖宗却是标准的耕读之家传人,对经商无动于衷,直到他的祖父陈克介时,才开始打破传统,投身商海。结果,他一读书人行商就比其他没文化的农民强得多。他往来于浙赣间贩卖茶叶,生意越做越好,赚钱后,又在慈溪城经营钱庄和典当,钱越赚越多。陈克介老了时,回想祖宗“亦耕亦读”的家训,一天幡然醒悟,重新回到了西乡官桥,买田置产,督耕兴学,把一半家业在江西办义庄、义学,救济、扶助族中孤贫人家,陈家子弟也全被他组织起来读书,以求仕途。

陈克介有三个儿子,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为老三,他读书后科举不成,像父亲一样经营茶业。陈布雷是他的长子。陈布雷出生时,因为二伯父早死,膝下无子,他出继二伯父为后,但二婶子没隔几个月也病逝了,于是,陈布雷又回了亲生父母家。由于祖父营商成功,陈家在官桥渐成望族。陈布雷5岁,他的父亲就对其进行启蒙教育,授识方块字,到年底,他每日能认识30字。第二年,陈依仁的大哥之子陈训正在陈家老屋西边的仓屋读书,陈布雷便跟着堂哥读书。陈训正,字纪怀,长布雷18岁,陈布雷称他为大哥。他每天早晨挟着书包入学,到午后四五点钟才放学。

陈布雷8岁那年,因为陈训正常常外出,陈依仁于是请了自己的同学——慈溪南乡官路沿的徐二沆先生坐馆课读。陈家子孙读书甚多,中举出秀才的却没有。

1901年10月,陈依仁叫陈布雷应童子试。

陈布雷心中不愿,说:“父亲,朝廷不是已下诏废科举了吗?”



“朝廷已诏复科举，你可准备一下，跟我到县城应试。”

陈布雷跟着父亲到了慈城试场应试，因为心中不愿应试，草草答完试卷。发榜时，为第151名。陈依仁知道后大怒，骂道：“应试的一百五十一人，你竟然背榜。让你读书，你竟然居全县童子之末，辱我门楣呀！”

“我愿意再试第二场。”陈布雷也有点气恼。

“算了，回家吧！”陈依仁不许。到了家里，母亲也不高兴。陈布雷这时有点着急了，心想：“不雪此耻，何以对父母？”过了一段时间，府试时间到了，陈布雷要求到宁波应府试。陈依仁说：“再去再背个末榜来，更加出丑。”

陈布雷再也说不出口了。这时候他二姐问道：“你这次应试有把握吗？”

“把握不敢说，但一定不会背末榜！”

二姐找母亲讲情，母亲再向父亲说，陈依仁勉强答应：“让他试一试吧！”

11月，陈布雷跟着父亲乘船赴宁波。府试一共考了五场，第一场试《四书》义，陈布雷考了第十一名；第二场为史论，这是陈布雷的拿手好戏，考了第一名；第三场为史论、策问各一篇，考了第四名；第四场为策问时务，考了第二名。第五场试《五经》义，考完第二日发榜，陈布雷名列第一。这时陈依仁喜笑颜开。

在此期间，堂哥陈训正也参加了科举。几个月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陈家终于爆出大新闻：陈纪怀中了大清举人。

堂兄中举之后，陈布雷读书更加努力了，这时的他除一笔好毛笔字外，文章也颇为出众，大有乃兄的才华。陈依仁也大有为陈家再培养一个举人的打算，可是眼见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陈依仁立即把陈布雷与三子从官桥送到慈溪县中学习新学。

可是四月初六日，家里的老用人急急来到学校叫陈布雷兄弟俩，说：“老夫人病得很重，快快回家。”陈布雷和三弟走路回家，过了皇桥时，天色昏暗，下起了瓢泼大雨，把兄弟俩淋得落汤鸡似的。陈布雷心知不祥，冒雨急走，到了官桥村庄，碰到族人问道：“母亲的病情如何？”

族人回答说：“已经去世了。”

陈布雷兄弟俩当即大哭起来。到家时，母亲已移灵在堂前。他的母亲生了五男六女，因为气血太亏，生下六儿训愿不到两小时就死了，年仅39岁。





陈布雷伏地大哭，想到三天前辞别母亲去县城时，她还叮嘱他说：“好好读书，冷热当心。”哪料到这竟是慈母的最后一次叮嘱啊！

母亲的早逝，给少年陈布雷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

1906年，陈布雷17岁了，经堂兄陈杞怀介绍，转入了宁波府中学堂学习。

因为陈布雷的文章写得相当不错，宁波府中教史地的凌公锐先生很喜欢他，勉励陈布雷说：“你要专习史地，有这样的基础，再有好的文笔，就有深造的希望。”凌公锐是新学的倡导者，又长于口辩，因为对陈布雷寄予厚望，不仅要求他学好史地，而且还要求他练口才，说：“当今欧美国家，搞的都是议院辩论，口才第一，所以你也一定要练习好演说，以后才有真正的前途。”

从小县城来到繁华的宁波府，陈布雷已是大开眼界，旧学转新学，更是青蛙跳出井底，视野大扩。在刻苦学习之余，他不忘凌先生的教诲，每逢开会，就登台练习演说。开始时，他说话口无章法，结结巴巴，常常惹得台下哄堂大笑，但他并不沮丧，照样上台，过了段时间，终于习惯了，不久，就成为了宁波府中一名善辩学生。

谁知这善辩的本事竟然给他惹出了一场大祸。

这一年宁波府中录取新生三十多人，与原在校学生人数相等。学校为了管理便利，安排旧生住西楼，新生住东楼。旧生多是20岁以上的“老学生”，新生则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小青年”多是新学出身，“老学生”虽然学的是旧学，但英文成绩优于“小青年”。为此，那些旧生常常蔑视新生，口口声声“这些小孩”，不仅在言辞上看不起新生，而且还仗着年龄大欺负新生，由此小小的一个宁波府中竟形成新旧两派学生对立之势。

“老学生”多为旧学之人，染有不少恶习，常常故作风月戏谑之谈，假装风雅之士，半夜三更结伙跳墙出门，或去赌博，或去嫖娼，或去抽大烟。学监发现后，对他们婉言相劝，反而多次受他们的反唇相讥和侮辱。这些恶习自然更引起“小青年”们的反感。一次，“小青年”发起图书展览会，邀集西楼的“老学生”来参观。这群“老学生”一来，满眼全是不屑一顾的神色，一些“小青年”不服，赌气地气他们说：“我们东楼的书架上，有世界史、世界地理、代数、几何、动物、植物、矿物、理化、社会学、图画、音乐诸科书籍，你们西楼



有吗？”

西楼的“老学生”们只有一大摞的四书五经，无可辩驳，气呼呼地走人了。

紧接着不久，学校开大会，“小青年”们相约以新道德为题发表演讲，陈布雷登台演讲。

此时的陈布雷风华正茂，书生意气风发，他一上台就指点江山，说着说着，就不由得联系到了宁波府中的现实，说：“青年求学，尤须注重道德，反对腐化……”

陈布雷的演说隐隐触及了“老学生”们的生活恶习，“老学生”们见陈布雷干涉自己的私生活，对他恨之入骨，视他为眼中钉，决定进行报复。

几天后，陈布雷在上海复旦公学的同学来信询问宁波府中教育改革的情况，陈布雷伏案回信，说了不少府中“老学生”的腐化状况。信写成后，他有事外出，信摆在桌上没收起。谁知他一走，一个“老学生”来到他的寝室，见着桌上的信，便偷偷看了起来，一看陈布雷说的全是西楼的丑事，立即回去将陈布雷信的内容告诉了西楼同学。

下午，“老学生”们私开信箱，取出陈布雷给复旦同学的信，然后集体去报告学校监督，要求将陈训恩斥退，否则旧生全体退学。矛盾终于引发了。“小青年”们也不相让，为陈布雷抱不平，20人联名上书学监说：“如斥退陈训恩，则我等亦全体退学。”

这个学监是个和事佬，召集全体学生，宣布：“陈训恩轻动笔墨，破坏同学名誉，记大过两次。”

可是，陈布雷的姐夫、青年教师冯君木却不同意，愤愤不平地说：“今日世界可以破坏书信秘密自由，还要处罚说实话的人，处罚过重，是我们宁波教育的耻辱。”但“老学生”仍不肯罢休，声势汹汹，扬言不斥退陈训恩，就要给他颜色看。校方担心事情闹大，不敢说话了。这时，陈布雷的表兄叶德之也在府中教书，见势不妙，把表弟叫来自己房间，劝他说：

“我看你还是暂时回避为好，你到育德学校住一段时间吧。”

陈布雷不肯退让，相持数日。结果，这事一直闹到了宁波市教育会。会长名叫张让三，接到告状后，又亲自把陈布雷召去，劝他说道：“这件事，旧生确实无理，但双方相持，总不是办法。你是否自动告退，以保全学校？”

但他的话立即遭到教育会评议员赵林士反对,说:“你如此处理,太偏颇了。”

这其实是新旧势力之争,教育会喻庶三先生认为不断然处置,纠缠下去就会无休无止。于是,他突然来到府中,召集“老学生”,宣布说:“陈生对不起同学,已经处理他了;但你们旧生也太无礼,应各记大过两次。如有不服的,可以退学。”

这时陈布雷只好跑了出来,说:“因为我一个人,使全校解体,我不干。”随即,他自动请求退学。结果,陈布雷因为演讲惹祸,遇上了人生路上第一个大打击,并为此吃了个大苦头。

陈布雷退学后,在表兄叶德之的安排下住进了育德小学内。三个月后,他改入师范学校简易科,作选读生,偶尔也为育德小学代代课。

正当这时,堂兄陈纪怀一个朋友的弟弟名叫范秉琳,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上学,回了宁波,见到了陈布雷,陈布雷对他说:“简易师范程度太低,读着没什么意思。”

范秉琳说:“浙高预科与你的程度相合,你去浙高与我同读吧。但浙高不收插班生,非经特许不可。你可以请令兄想想办法,或许就进去啦!”

陈布雷当即随范秉琳前往杭州,找到大哥陈纪怀,告知宁波府中之事,并请堂兄帮忙。

这时陈纪怀眼见清王朝腐败透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他请朋友托慈溪籍的同盟会员赵林士等人帮忙实现堂弟去浙高读书的愿望。这事被一位叫张葆灵的人知道了,他与陈纪怀同是同盟会员,一听是陈纪怀堂弟的事,马上自愿做



戴季陶与陈布雷在上海合影



介绍人,找到陈纪怀说:“令弟入浙高这事,我可以写信给浙高教务长王伟人先生,请他帮忙,要浙高破例,特许插班。”

张葆灵当场写了推荐信,交给陈纪怀。

陈布雷拿了张葆灵的介绍信,回了慈溪老家,征求父亲的意见。陈依仁欣然同意儿子去杭州。

陈布雷 14 岁从官桥到慈溪县中求学,后到宁波府中,离乡不过 20 至 50 里路程。这次他要出远门,陈依仁把儿子送到了大门外。村中父老问:

“你送训恩出门到哪里去呀?”

陈依仁笑道:“他呀,就像游僧托钵、贫人求佣,到哪里去,哪说得定。”

因为到了杭州还要考试,是否能进浙高还不得而知,陈布雷触动愁绪别情,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到了杭州后,陈布雷暂时住在族人执业的张同泰药铺里。他无心游览西湖,马上由范秉琳陪同去见浙高教务长王伟人。

王伟人看了张葆灵的推荐信,却摇头说:“这张葆灵是何许人?我不认识。”

原来这张葆灵认识王伟人,王伟人却不认识他。王伟人回复陈布雷说:“本校插班向来不破例。”谁知这话却激起了陈布雷的好强心,更坚定了要到浙高读书的决心,他认真地说:“我愿接受极严格的考试,如果分数不及格,不强求!我远道来到杭州,求学不成,想先生主持省校,总不忍心使无助求学青年流浪失学吧!”

这王伟人虽不知张葆灵,但他毕竟给自己写了推荐信,于是担心他有什么背景,怕得罪哪家豪门权贵,改口答复说:“我与学监商量商量,你明日再来吧!”

第二天,陈布雷又去浙高,这一次是学监吴雷川亲自接见他。这吴学监倒不看什么后门关系,而是详细地问陈布雷所学的科目及宁波府中退学原因,陈布雷则直言直说,没有隐瞒在宁波府中的事情。吴雷川颇为感动,说:“那么先试国文、英文,看你的程度如何。”

结果,陈布雷花两个小时考完了国文、英文。

午餐之后,吴雷川又传出话来:“明日再来试算学、理科及史地。”

陈布雷知道有一线希望了,心里有些高兴。



第二天他又去考试。午后,浙高挂出公告牌,准许陈训恩插入预科二年级乙组。

1908年,19岁的陈布雷在浙高预科毕业,转入正科。浙江高等学堂前身是求是书院,成立于1897年,为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现在是杭州一所新兴大学,正科分科制,第一类为文哲法政,第二类为理工,第三类为医科及博物。何燠时、陈独秀、张任天、蒋尊簋、蒋方震、黄郛、陈仪、邵元冲、蒋梦麟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学生。陈布雷进入这所学堂后,本来想习农,以后到日本入札幌学校深造,但父亲不许他出国,于是选择了第一类文哲法政科。

杭州地近上海,风气开通。浙高师资一流,学生水平也高。文哲法政科第一学年的课程注重外文及历史地理,任课教师都是江浙名师,而一个年级也仅十五六人。陈布雷的外文成绩进步很快,第二年,他就能读英文原版文学名著了。

在浙高,陈布雷除了范秉琳同学外,与金华的邵飘萍、绍兴的邵翼如等人最要好,学校任学生自由选课,对自己不感兴趣的学科可以放弃。陈布雷与邵飘萍等人每日几乎都要离开不感兴趣的课堂,在寝室中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他们读的书以文学、史地方面的为多,涉猎相当广泛。有时,他们还跑到国文教师沈士远先生处借禁书看。陈布雷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在班上还担任了班级书记。

这班级书记并不是什么好差事。在浙高,史地、博物等科目,有的外籍教师授课,不用课本,而是由学生自编讲义。陈布雷担任的书记就是做这编讲义的,主要负责生理学讲义。这讲义如何编呢?一个学生如何能编出老师的讲义?浙高的做法是:教师上课讲,学生听课记笔记,然后由班级书记对笔记进行整理,再编辑、缮印、装订出来,供大家复习考试用。这样将听、记、写、编四者合一,其实为新闻记者所必备。教师讲,学生记,写出来,编成书,再刻钢板,印成讲义,这个过程无异于报纸的采编、发排与付印。无形之中,陈布雷学到了一个新闻记者所需要的本领。

1909年春4月,杭州各公私立学校在高桥运动场举行联合运动会。这是杭州各校的大盛会,到会的三千余人。陈布雷在会场担任运动会的新闻编辑,他一手采访、编写、印发,图画教师包蝶仙为他配图。陈布雷采写的运



动会新闻被印成小纸在运动场上各校中散发。这是他第一次“做记者”。

这时他的堂兄陈杞怀也转入了新闻界。由于内忧外患,各地反清思想风起云涌,江浙名人汤寿潜在杭州创办《天铎报》。这汤寿潜是山阴县人,进士出身,与蔡元培、张元济等人是同科。面对朝政腐败,外患频仍,他忧国忧民,倡导救国图强,30岁时写成《危言》,指陈时弊,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邵作舟的《邵氏危言》并称“三《危言》”。此时他创办了《天铎报》,并慕名请陈杞怀做《天铎报》社长。陈杞怀乱世中举,折腾了好几年,也无大作为,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党,写文章鼓吹革命。进入《天铎报》后,他终究是举人出身,一肚子锦绣文章,即使是鼓吹革命也是激荡人心,催人奋进,于是在杭州一带名气大震。

腐败的清政府屈于外国压力,借英款建筑沪杭甬铁路。消息传出,群情激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为首发动全省人民反对,他以“力保主权”为号召,杭州士绅、学界、商界纷纷行动组成浙路拒款会,掀起群众性的拒洋款、集民股、保路权的爱国运动。省城各学校也派代表参加,陈布雷被浙高推派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开会和集体请愿。陈布雷并且亲自致书大清国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要求“铁道国有”,同时,他把这封书信寄了一封给上海《天铎报》的编辑洪佛矢。

洪佛矢与陈布雷是同乡,他把陈布雷的来信在《天铎报》刊了出来。陈布雷因大哥的关系,有时从家乡到杭州读书途经上海,常借住在《天铎报》社,认识了报社的编辑戴季陶、洪佛矢、胡飘瓦等人。这次洪佛矢不仅将他的来信刊出,而且写了一封回信赞许他,勉励陈布雷经常写些稿子投去。这对陈布雷鼓励很大。这是陈布雷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使他向新闻事业迈出了一大步。以后,他在读书之余经常给《天铎报》投稿。

1911年初春,陈布雷去杭州入学时路过上海,暂时住在《天铎报》报社里。升任总编辑的戴季陶因为与钮有恒结婚请假,竟然叫陈布雷代他当主编辑起了报纸。

这戴季陶,又名传贤,祖籍浙江吴兴,而他本人则是在四川广汉县出生的,比陈布雷小一岁。1909年,他在日本大学法科毕业后,先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习,受人排挤后,弃职来到上海。恰逢《天铎报》向全国招聘编



辑,他前去应聘。他以过人的学识和精湛的文采,立即博得了社长陈杞怀的赏识而被录用。以后,他以“天仇”为笔名,暗示与清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写出一篇篇评论。这些文章词锋极犀利,言论极激越,煽动力很强,一时名满海内。两个月后,他就被陈杞怀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辑。22岁的他成为上海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可是,《天铎报》的激烈反清言论招来了清政府的嫉恨。上海道台指名要抓他。这戴季陶也不是好抓的,借口结婚,其实去避难,又顾全了自己的面子。他人走,可报纸不能停,在离开报社前,他竟然找到陈布雷,请他代编报纸。

这编报纸,陈布雷哪里干过?心里跃跃欲试,但又有些不敢。戴季陶见状,说:“这编报纸也没啥的。当初《天铎报》招编辑,月薪30元,我去应征。杞怀先生出题面试,限一小时交卷,结果,就把我选进报社。我不足一个月就一跃而为总编辑。杞怀先生识人得人,我才才得其所。这也说明编报纸没什么难。训恩兄文笔犀利,又中英文俱佳,可以代主笔的!”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戴季陶一鼓励,陈布雷竟然也接下了他撂下的担子。

结果,在戴季陶乐滋滋地享受美人之时,陈布雷则每日撰写短论两则,有时还代撰社论。他看旧小说多,所写的短评喜欢用《水浒传》中的一些典故语句,单刀直入,颇能吸引读者。虽然他这次代笔时间不长,随即就去杭读书,但他不仅写了不少好文章,而且与报社诸人也相处得十分和谐,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谁知这《天铎报》的董事长汤寿潜热衷政治,忙于反清,对报社的事基本上不过问,这样致使报社派别林立,人事相当复杂,结果,在拉锯中,报社财源枯竭,亏损负债很多,陈杞怀于是让位给陈芷兰当社长。陈芷兰原是汉冶萍公司驻上海经理,后台是大官僚盛宣怀家族,他聘用广东人李怀霜为总编辑。

陈杞怀走后,陈布雷在浙高毕业了,胡飘瓦等建议陈布雷进报社做编辑,陈布雷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回家和父亲商量,陈依仁应允,于是在1911年秋陈布雷进入了《天铎报》,开始了他事业的第一站。

这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夕,陈布雷虽然年方22岁,每月工资却有大洋40元。报馆办公的地方太小,不能居住,他赁居在南京路一家旅社里。旅社老



板对他很优待,把前楼临街的一间租给陈布雷,每月仅收取 12 元,还供应膳食,有时他还请陈布雷到账房和他们一起吃饭。

陈布雷在《天铎报》每天撰写短评两则,每十天撰写社论三篇,上午休息,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夜 9 时又到报馆撰文,到半夜 12 时稿子拼版开印后才回到住所。任务虽重,但是他过得很愉快。

《天铎报》虽为同盟会喉舌,但内部派系很多,陈布雷性情和蔼,与人无争,与人相处甚安,也自得其乐,日子过得很惬意。

有一次,他撰写了一篇社论,而社论都要署名,胡飘瓦说:“训恩兄你自己起一个笔名吧!”

陈布雷思索再三,说:“你看用‘布雷’笔名可不可以?”

“‘布雷’? 似乎太浅显,不高雅呀!”

“这‘布雷’两字是我在杭州浙高时同学的戏称。”

“哦,此话怎讲?”

“那个时候,同学汪德光说我面颊圆满,邵飘萍就带头喊我‘面包孩儿’,面包英文为 bread,译音为‘布雷’,我又喜好写点文字投稿,常常以布鼓自勉。”

胡飘瓦仔细端详陈布雷一番,笑着说:“署名布雷,也有趣味。”

其实,他哪知这番解释并不是陈布雷取此笔名的真意,它更深刻的含义为:“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表面上的“面包孩儿”其实包含“雷霆万钧”之意。以后,陈布雷出了名,他的原名陈训恩倒被人遗忘了。因为“布雷”之名很好地诠释了陈布雷本人的志向,他要做革命的千钧雷霆,向一切旧的势力发出闪电般的轰击。结果,《天铎报》的主笔先是“天仇”,再是“布雷”,俩人的文笔使得该报生色,两个笔名也承前启后,给人颇多的遐想。

这时,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民立报》。它与《天铎报》同为同盟会喉舌,交往频繁,陈布雷与《民立报》很多人熟悉,这使他开始置身于革命的风暴中心。不久,孙中山的手下大将宋教仁从日本东京回国策划起义,于右任请他担任《民立报》主笔做掩护。宋教仁在革命党中是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人物。一次,陈布雷特地到《民立报》社去拜访宋教仁。

宋教仁年长陈布雷 8 岁。见面之后,他问起陈布雷的经历,知道他刚刚毕业才到《天铎报》,于是问道:“你为什么来报界做事?”

